

《红楼梦》是中
国古代四大名著
之一，章回体长
篇小说。



成书于一七八四年
（清乾隆帝四十
九年），梦觉主
人序本正式题为
《红楼梦》。



原名有《石头记》、《情僧录》、
《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
前80回曹雪芹著，后40回
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
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
理。

《红楼梦》在
初期是通过名
为《石头记》
的手抄本形式
流传。



自乾隆年间始，关于
《红楼梦》的续作纷
纷出笼，并衍生出
「红学」。

红楼 梦

最新经典珍藏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写成于清朝乾隆帝中期（甲戌，1754年），曾被评为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
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作者具
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对当时
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
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
历史为暗线，展现了封
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
必然趋势。



《红楼梦》在我国
古代民俗、封建制
度、社会图景、建
筑金石等各领域皆
有不可替代的研究
价值。



红楼梦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红楼梦

(清)曹雪芹 高鹗 著



读国学经典·品传世文化

《红楼梦》是部中国长篇小说，写成于清朝乾隆帝中期。甲戌，[1751年]，曾被译为中国最伟大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 / (清)曹雪芹, (清)高鹗著.—3 版.—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3.5(修订版)
(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ISBN 978-7-80736-210-4-01

I .①红… II .①曹…②高… III .①章回小说—中
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845 号

红楼梦

(清)曹雪芹 (清)高鹗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话 (029)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0
印张 76
字数 93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3 版
2015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 6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210-4-01
定 价 90.00 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om>



戚蓼生《石头记序》

红
楼
梦

吾闻绎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也，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夫敷华掞藻、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赏，姑不具论；第观其蕴于心而抒于手也，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似谲而正，似则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试一一读而绎之：写闺房则极其雍肃也，而艳冶已满纸矣；状閨阁则极其丰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写宝玉之淫而痴也，而多情善悟，不减历下琅琊；写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笃爱深怜，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绘玉钗金屋，刻画芗泽罗襦，靡靡焉几令读者心荡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亵，不可得也。盖声止一声，手只一手，而淫佚贞静，悲戚欢愉，不啻双管之齐下也。噫！异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然吾谓作者有两意，读者当具一心。譬之绘事，石有三面，佳处不过一峰；路看两蹊，幽处不逾一树。必得是意，以读是书，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庶得此书弦外音乎？乃或者以未窥全豹为恨，不知盛衰本是回环，万缘无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转语，而千万领悟，便具无数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叶以求之者，其与开卷而寤者几希！





程伟元《红楼梦》序

《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传只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间称有全部者，及检阅仍只八十卷，读者颇以为憾。不佞以是书既有百廿卷之目，岂无全璧？爰为竭力搜罗，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意。数年以来，仅积有廿余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版，以公同好。《石头记》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书成，因并志其缘起，以告海内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睹为快者欤？

小泉程伟元识。



凡 例

《红楼梦》旨义。

是书题名极多：一曰《红楼梦》，是总其全书之名也；又曰《风月宝鉴》，是戒妄动风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皆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作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风月宝鉴”四字，此则《风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眼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此书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但书中所记何事，又因何而撰是书哉？自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实愧则有余，悔则无益之，大无可奈何之日也。当此时则自欲将已往所赖，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负师兄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虽我之罪固不能



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风晨月夕，阶柳庭花，亦未有伤于我之襟怀笔墨者，何为不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以悦人之耳目哉，故曰“风尘怀闺秀”。乃是第一回题纲正义也。开卷即云“风尘怀闺秀”，则知作者本意原为记述当日闺友闺情，并非怨世骂时之书矣。虽一时有涉于世态，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阅者切记之。

诗曰：

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
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
谩言红袖啼痕重，更有情痴抱恨长。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目 录

红 楼 梦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8
第三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13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20
第五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25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32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38
第八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45
第九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51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56
第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60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65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69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73
第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78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83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89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96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04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11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16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21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27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32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140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147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153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159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167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174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179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185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190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194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01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07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213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221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227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232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240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246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252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258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263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270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277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283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289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295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303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309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316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323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330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时宝钗小惠全大体	337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344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354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360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364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371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376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386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396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404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410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414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422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428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434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440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447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454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460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469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477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484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493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502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506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512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518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阃薛宝钗吞声	525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532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538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545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551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557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562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	568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573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578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584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589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596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602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608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616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621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626
第一〇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631
第一〇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638
第一〇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642
第一〇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648
第一〇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653
第一〇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657
第一〇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662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668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674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681
第一一〇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687
第一一〇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693
第一一〇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699
第一一〇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705
第一一〇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709
第一一〇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715
第一一〇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721
第一一〇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727
第一一〇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733
第一一〇〇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741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日，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裤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故当此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未足妨我襟怀；况对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更觉润人笔墨。虽我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

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方使阅者了然不惑。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慚愧。

一日，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异，说说笑笑来至峰下，坐于石边，高谈快论。先是说些云山雾海神仙玄幻之事，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一享这荣华富贵；但自恨粗蠢，不得已，便口吐人言，向那僧道说道：“大师，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适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心切慕之。弟子质虽粗蠢，性却稍通；况见二师仙形道体，定非凡品，必有补天济世之材，利物济人之德。如蒙发一点慈心，携带弟子得入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自当永佩洪恩，万劫不忘也。”二仙师听毕，齐憨笑道：“善哉，善哉！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

红
梦





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这石凡心已炽，那里听得进这话去，乃复苦求再四。二仙知不可强制，乃叹道：“此亦静极思动，无中生有之数也。既如此，我们便携你去受享受享，只是到不得意时，切莫后悔。”石道：“自然，自然。”那僧又道：“若说你性灵，却又如此质蠢，并更无奇贵之处。如此也只好踮脚而已。也罢，我如今大施佛法助你一助，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以了此案。你道好否？”石头听了，感谢不尽。那僧便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登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笑道：“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须得再镌上数字，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后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石头听了，喜不能禁，乃问：“不知赐了弟子那几件奇处，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笑道：“你且莫问，日后自然明白的。”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诗后便是此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然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却反失落无考。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石头笑答道：“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但我想，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再者，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之书者甚少，爱适趣闲文者特多。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屠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也有几首歪诗熟话，可以喷饭供酒。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



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去有工夫看那理治之书？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岂不省了些寿命筋力？就比那谋虚逐妄，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换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牵乱扯，忽离忽遇，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我师意为何如？”

空空道人听如此说，思忖半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虽其中大旨谈情，亦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一味淫邀艳约、私订偷盟之可比。因毫不干涉时世，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出则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书云：

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庙旁住着一家乡宦，姓甄，名费，字士隐。嫡妻封氏，情性贤淑，深明礼义。家中虽不甚富贵，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因这甄士隐禀性恬淡，不以功名为念，每日只以观花修竹、酌酒吟诗为乐，倒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已半百，膝下无儿，只有一女，乳名唤作英莲，年方三岁。

一日，炎夏永昼，士隐于书房闲坐，至手倦抛书，伏几少憩，不觉朦胧睡去。梦至一处，不辨是何地方。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谈。只听道人问道：“你携了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正该了结，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使他去经历经历。”那道人道：“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历世去不成？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那僧笑道：“此事说来好笑，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只因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时有赤瑕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这绛珠草始得久延岁月。后来既受天地精华，复得雨露滋养，遂得脱却草胎木质，得换人形，仅修成个女体，终日游于离恨天外，饥则食蜜青果为膳，渴则饮灌愁海水为汤。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恰近日这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造历幻缘，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挂了号。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偿，趁此倒可了结的。那绛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既下世为人，我也去下世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偿还得过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



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那道人道：“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那僧道：“历来几个风流人物，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总未述记。再者，大半风月故事，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想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贤愚不肖者，悉与前人传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也去下世度脱几个，岂不是一场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宫中，将蠹物交割清楚，待这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然犹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来。”

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蠹物”系何东西。遂不禁上前施礼，笑问道：“二仙师请了。”那僧道也忙答礼相问。士隐因说道：“适闻仙师所谈因果，实人世罕闻者。但弟子愚浊，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开痴顽，备细一闻，弟子则洗耳谛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沦之苦。”二仙笑道：“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到那时不要忘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问。因笑道：“玄机不可预泄，但适云‘蠹物’，不知为何，或可一见否？”那僧道：“若问此物，倒有一面之缘。”说着，取出递与士隐。士隐接了看时，原来是块鲜明美玉，上面字迹分明，镌着“通灵宝玉”四字，后面还有几行小字。正欲细看时，那僧便说已到幻境，便强从手中夺了去，与道人竟过大石牌坊，上书四个大字，乃是“太虚幻境”。两边又有一副对联，道是：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方举步时，忽听一声霹雳，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声，定睛一看，只见烈日炎炎，芭蕉冉冉，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又见奶母正抱着英莲走来。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乖觉可喜，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斗他顽耍一回，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方欲进来时，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那僧则癞头跣脚，那道则跛足蓬头，疯疯癫癫，挥霍谈笑而至。及至到了他门前，看见士隐抱着英莲，那僧便大哭起来，又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士隐听了，知是疯话，也不去睬他。那僧还说：“舍我罢，舍我罢！”士隐不耐烦，便抱女儿撤身要进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内念了四句言词道：

惯养娇生笑你痴，菱花空对雪澌澌。

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问他们来历。只听道人说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干营生去罢。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销号。”那僧道：“最妙，最妙！”说毕，二人一去，再不见个踪影了。士隐心中此时自忖：这两个人必有来历，该试一问，如今悔却晚也。

这士隐正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



基业。自前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当下雨村见了士隐，忙施礼陪笑道：“老先生倚门伫望，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士隐笑道：“非也。适因小女啼哭，引他出来作耍，正是无聊之甚，兄来得正妙，请入小斋一谈，彼此皆可消此永昼。”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自与雨村携手来至书房中。小童献茶。方谈得三五句话，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士隐慌的忙起身谢罪道：“恕诳驾之罪，略坐，弟即来陪。”雨村忙起身亦让道：“老先生请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说着，士隐已出前厅去了。

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擷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明，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的呆了。那甄家丫鬟擷了花，方欲走时，猛抬头见窗内有人，敝巾旧服，虽是贫窘，然生得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这丫鬟忙转身回避，心下乃想：“这人生的这样雄壮，却又这样褴褛，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每有意帮助周济，只是没甚机会。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凡困之人。”如此想来，不免又回头两次。雨村见他回了头，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便狂喜不尽，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风尘中之知己也。一时小童进来，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不可久待，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

一日，早又中秋佳节。士隐家宴已毕，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却自己步月至庙中来邀雨村。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曾回顾他两次，自为是个知己，便时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对月有怀，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愿，频添一段愁。

闷来时敛额，行去几回头。

自顾风前影，谁堪月下俦？

蟾光如有意，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罢，因又思及平生抱负，苦未逢时，乃又搔首对天长叹，复高吟一联曰：

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

恰值士隐走来听见，笑道：“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雨村忙笑道：“岂敢。不过偶吟前人之句，何敢狂诞至此！”因问：“老先生何兴至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谓‘团圆之节’，想尊兄旅寄僧房，不无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斋一饮，不知可纳芹意否？”雨村听了，并不推辞，便笑道：“既蒙厚爱，何敢拂此盛情。”说着，便同士隐复过这边书院中来。

须臾茶毕，早已设下杯盘，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二人归坐，先是款斟漫饮，次渐谈至兴浓，不觉飞觥限斝起来。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户户弦歌，当头一轮明月，飞彩凝辉，二人愈添豪兴，酒到杯干。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狂兴不禁，乃对月寓怀，口号一绝云：



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士隐听了，大叫：“妙哉！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可贺，可贺！”乃亲斟一斗为贺。雨村因干过，叹道：“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隐不待说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心，但每遇兄时，兄并未谈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虽不才，‘义利’二字却还识得。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一战，方不负兄之所学也。其盘费余事，弟自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当下即命小童进去，速封五十两白银，并两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雨村收了银、衣，不过略谢一语，并不介意，仍是吃酒谈笑。那天已交了三更，二人才散。

士隐送雨村去后，回房一觉，直至红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再写两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足之地。因使人过去请时，那家人去了回来说：“和尚说，贾爷今日五鼓已进京去了，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士隐听了，也只得罢了。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便知有些不妥，再使几人去寻找，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看看的一月，士隐先就得了一病；当时封氏孺人也因思女构疾，日日请医疗治。

不想这日三月十五，葫芦庙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锅火逸，便烧着窗纸。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大抵也因劫数，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时虽有军民来救，那火已成了势，如何救得下？直烧了一夜，方渐渐的熄去，也不知烧了几家。只可怜甄家在隔壁，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急得士隐惟跌足长叹而已。只得与妻子商议，且到田庄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难以安身。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

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穡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